

今 日 的 蘇 聯

14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

蘇聯 雅柯甫列夫著
睿 之 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今日的蘇聯

14

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

蘇聯 維柯甫 列夫 著
廖 之 譯

上海出版公司印行

原 著 者

A. ЯКОВЛЕВ

原 書 名

ВЕЛИКИЕ СТРОЙКИ КОММУНИЗМА

1931 年 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局出版

1952 年 8 月初版 (3000 冊)

1952 年 10 月再版 (2000 冊)

1952 年 12 月三版 (5000 冊)

譯 者
睿 之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四川中路迦陵大樓七樓

電話 17126 號

印刷者
中西印刷廠

定價 4900 元

版權所有 • 不得翻印

蘇聯正在建設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究竟要建設些什麼，是怎樣在建設的，這是人人關心的問題。本書原爲蘇聯青少年讀物，以淺明的文字，解釋和敘述偉大的事業，可說有深入淺出的長處，對於中國青少年讀者，也是十分適合的。至於書中對於蘇聯建設事業中種種重要問題的說明，更可供我們建設工作者作參考，這實在也是一本應該人手一冊的讀物。

蘇聯部長會議於一九五〇年八月、九月、十二月按照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建議，先後通過了關於建設古比雪夫水電站、斯大林格勒水電站、卡霍夫卡水電站和開鑿土庫曼大運河、南烏克蘭運河、北克里米亞運河、伏爾加—頓運河的决定。

這些決定使全體蘇聯人民感到萬分的快樂，使他們充滿了熱愛自己祖國的高傲感情，並且使他們充滿了對正在引導蘇聯走向高級共產主義的列寧——斯大林黨的感謝心情。

蘇聯人民在這些決定中看到了蘇聯政府、布爾什維克黨和斯大林同志本

人，對我們偉大社會主義祖國威力高漲的莫大關心。蘇聯人民以我們一切勝利的創造者——斯大林同志的英名，來稱呼這些共產主義建設為斯大林建設。

宏偉壯大的建設將根本改變我國以旱魃為患的東南各區、歐洲南部各區以及裏海左岸廣大地區的自然面貌。裏海沿岸的沙漠和半沙漠地區也將被消滅。整個伏爾加流域中下游、伏爾加左岸各地、南烏克蘭、北克里米亞、東南和南方各省都將擺脫農業中的可怕災害——旱災和乾亢。

沙漠在地球上佔的面積很大，約三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祇有在蘇聯，也祇有在這個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勝利的國家內，人們才能以集體的勞動來討伐沙漠，奪取廣大的土地，在無垠的大地上種植豐腴的作物。勤懇的勞動者——人，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提高了土地的身份，他們把沙漠變成了茂盛的菜園。

資本主義是人類的死敵，自然界的冤家。它們給勞動人民帶來殘酷的壓迫、貧困、經濟危機、失業乃至巨大的災難——戰爭。資本的經營永遠是和土

地貧瘠、貪婪無厭地開發地下蘊藏、濫伐森林、根絕牲畜不開的。資本家爲了追求駭人聽聞的利潤，把許多富庶的地域變成了不毛的沙漠。

資本家們常常大吹法螺地說要『開發』沙漠。譬如英國政府就會經拿出二千五百萬英鎊……在澳大利亞的沙漠中，建造過砲兵靶子場。

澳大利亞的農業，每年都受着旱災的危害，水倒有的是，可是就是沒有汲水的噴水泉。帝國主義者們寧願造靶子場，却不肯開鑿水井。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經年累月地受着破產和貧窮的威脅，沒有力量去抵抗大自然的災害。美國作家馬克·威廉姆斯在『貧困的地球』一書中說道：『美國的小農戶，根本就不施肥，甚至都不掘井。豐收一次或二次小麥以後，田地都瘦瘠了。』譬如美國有五十萬貧苦農戶，由於無力施肥，以致連自己家裏吃的糧食都沒有保障。資本主義各國的廣大農民，在少得可憐的小塊土地上經營着自己的農場，沒有耕耘機器，用的是原始農具。

祇有社會主義經濟，才能擔當起改造自然的任務，才能利用潛藏在河流中的巨大電力，來為社會服務。

在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工業和先進的蘇維埃科學成就的基礎上，蘇聯人民正在努力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建立將要改變蘇聯廣大地區自然環境的灌溉系統。

新的灌溉面積，相當於美國灌溉面積的三倍，如果美國人來開發這些灌溉面積，至少需要一百年。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給了我們如此飛速向前邁進的可能，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是不可能想像到這種可能的。」

布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蘇聯人民，正在進行着改造自然的偉大工作。我們祖國的勞動人民在這幾個共產主義的偉大建設中，看到了實現建設共產主義的英明的斯大林計劃的體現。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建立共產主義強大物質技

術基礎的計劃，正在順利地實現着。共產主義偉大建設的實現，將促使蘇聯人民的物質生活，走向新的、空前的高漲。

蘇聯政府在伏爾加河、德聶伯河、頓河建造巨大水電站，開鑿南烏克蘭和北克里米亞運河，土庫曼大運河的幾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就是斯大林式的對人民關心的基礎。蘇聯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有保證，更加富裕起來。

蘇聯政府的這些關於新建設的決定，立刻解決了灌溉、電力和運輸三個問題。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將供給我們的首都——莫斯科，伏爾加河畔的城市——古比雪夫、薩拉托夫、斯大林格勒以及許多農村，集體農場，國營農場以無窮的電力。

現在，蘇聯是歐洲電氣化水準佔第一位的國家。

幾萬部強有力的電機馬達，將從新的電力站取得廉價電力，來推動冶金工廠、壓管工廠、機床製造廠、汽車工廠、拖拉機工廠、以及其他許多工廠的各

種機器。將提高紡織廠、皮鞋廠、縫衣廠的電氣設備，增加農業的生產量。

電力，在我們這裏，就是充滿着光芒的新住宅，無聲的電機公共汽車，疾馳如飛的閃爍着火花的地下火車。電力給蘇聯人民日常生活帶來的種種便利，是難以一一枚舉的。

蘇聯水電站的電力，是爲和平的目的，是爲提高人民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而服務的。

各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水電站是爲裝滿資本家的錢袋服務的，是被用來製造大量殺人武器的。希特勒的美國繼承人，正在策劃實行世界霸權的狂妄計劃，帝國主義的電力是服務於戰爭的。

水力電力是一個最便宜的電力。利用水力生產出來的電力，可以大量節省國民經濟中的用度，幾乎須要燒去二千萬噸煤，才能取得古比雪夫和斯大林格勒水電站將來在一年內生產的二百億瓩小時的電力。

再過幾年，龐大無比的堤壩、強大的水電站、巨大的供水渠和灌溉系統，就要勝利完成，這將使斯大林時代的蘇聯人民的創造勞動，愈加快樂活潑起來。無垠的蘇聯疆土，將要被肥沃的田野，菓園和草原所掩蓋。伏爾加河、德聶伯河和頓河，由於建造新的堤壩，也將愈益深闊起來，河床也將變直。伏爾加—頓運河將要把我們的海洋：裏海、亞速海、黑海、波羅的海、白海、聯貫起來。

當美國帝國主義和它的僕從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陰謀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時候，蘇聯人民却用和平建設來鞏固無敵的和平陣營，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堡壘——社會主義祖國的威力。

不獨我們蘇聯人民，全體進步人類也在建設水電站、開鑿運河和灌溉系統的建設中，看到了蘇維埃國家巨大國力和它的和平政策的體現。

偉大的斯大林建設，一再向全世界表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和它的不可

戰勝。爲了偉大的斯大林所領導的向着共產主義邁進的蘇聯人民的利益，社會主義制度給生產力的發展，開拓了永無止境的餘地。

引水灌溉土地，消滅旱災是新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伏爾加河、德聶伯河和頓河的巨大水電站，新的運河和灌溉系統，將使我國東南各區，歐洲南部各區，以及裏海一帶的廣漠無邊的土地，免掉捲着乾風的沙漠給邊區帶來的那種可怕的侵襲。

伏爾加河流域中游和下游是一個得天獨厚的邊區。這裏有着一望無際的平原，充足的陽光，溫和的氣候，肥腴的土壤。俄羅斯人早就看到了這些財富，遠在十七世紀末葉，這裏很快地就成了移民區。

特別是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的中葉，這裏的人口增加得最爲迅速。

革命前，古比雪夫（薩馬拉）是我國人口增長得最快的城市之一。薩拉托夫，斯大林格勒（察里津）的人口，增加得也非常快。總之，任何一個邊區都趕不上伏爾加流域中下游的人口增加量。

偉大的俄羅斯學者И. И. 明傑萊葉夫在他的「認識俄羅斯」一書中寫道：我國的人口中心正在從昏暗的、狹窄的西北——諾伏高洛德和勃斯柯夫，移往廣闊的、陽光充足的、氣候溫暖的東南——伏爾加流域中游和下游以及伏爾加左岸各區。

十月革命以後，位於伏爾加流域一帶的各大城市的人口，更加飛速地增多起來，在幾次斯大林五年計劃的年代中，伏爾加河沿岸建立了幾十座規模宏大的工廠，出現了如此巨大的工廠：像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機工廠，薩拉托夫城的康拜因機工廠，高爾基城的汽車工廠等。

這裏的農業，也有了飛躍的發展。伏爾加河下游是我國一個最早實行複種

集體化農業的邊區。

但是，在開發邊區的道路上，早就存在了自然的障礙：旱災經常在危害着這裏的豐饒富庶的莊稼。這裏的旱災是起源於中亞細亞沙漠的乾風所造成的。

伏爾加流域成了人類和沙漠進行殘酷鬥爭的舞台，沙漠把它的使者——乾風派到遙遠的西方和西北方。

伏爾加流域一帶，開始被人叫作「苦旱的東南」。北起古比雪夫通——契加洛夫的鐵道線，南迄裏海，西起伏爾加河河畔，東面到烏拉爾河為止，這塊廣大的土地是受沙漠侵襲最嚴重的地帶。伏爾加右岸一部份土地，即卡美辛城以下一直到和伏爾加河毗連的裏海沿岸的草原為止，也應該算乾旱地帶。

這塊一望無際的原野總共有三千多萬公頃適於耕作的田地。整個面積比英國本土大到兩倍。土壤完全適於耕種，有時候也有五穀豐登的年份。

總而言之，蘇聯整個東南區是可以成爲一個農業無限豐富的邊區的。它可

以生產出大量的小麥、裸麥、向日葵、牛油、肉類、脂肪、毛布、羊毛的。伏爾加左岸的小麥一向是以美味可口著稱的。可是乾風和旱災却給邊區帶來不可以數計的災害。過去，在革命以前曾經有過這樣的年份，當時伏爾加流域中下游所有的穀物都乾枯了。田裏收不到一顆種籽，牲畜都被宰光了，人們過着可怕的窮困的飢餓生活。

乾風常常把這裏的全部莊稼摧殘得乾乾淨淨。

乾風究竟是什麼呢？

這是一種從中亞細亞沙漠地區吹來的風，伏爾加流域一帶的居民把這種風叫作『流霧』，這種風起的時候是非常可怕的。天空先渾濁起來，漸漸變成一片深藍，太陽彷彿成了一個灼熱的淡紅的球，沒有一點光彩，細微的炙熱的沙粒列成無數巨大的沙柱，沿着伏爾加左岸的草原、河流奔馳着，橫過伏爾加河飛向右岸，沿路鞭笞着，燃燒着所有的生物，溫度昇高達五十度。羽毛紛亂的

禽鳥，張着嘴喙一聲不響地躺在草原上。田野裏的花朵、青草、穀物都乾枯了，灌木樹和喬木樹上的綠葉，也開始萎縮起來。

這樣的風只要一連刮上二、三天，甚麼都完完大吉了。所有的莊稼都被毀了。茂盛的田園變成一片荒蕪。

莊稼的被毀是可怕的災難。沙皇時代，人們在荒年的時候，啃樹皮，吃草根，甚至吃觀音土。商人趁農民窘迫的時候，用糧食來發財致富，他們在荒年的年份，恣意抬高糧價，使許多農村、鄉鎮和縣邑破產，迫使居民流離乞食。沙皇政府毫不關心人民的痛苦，從未給過飢荒的難民以任何援助。

一八七三年，伏爾加左岸一帶的飢荒非常嚴重，該年夏天，曾經去過薩馬爾省的列甫·托爾斯泰寫道：『從我那裏（從他的位於塔那涅克河畔的農莊——著者）沿着村落到布座羅卡是七十俄里，另一方面，從我那裏到鮑爾斯卡也是七十俄里……我駕馭着馬車沿村訪問過去，我是一個久居農村熟知農村